

## 东坡酒,我与邾县的一段难忘回忆

◇ 高德领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有些记忆如同陈年美酒,越品越有韵味。

1989年11月至1993年5月,我在邾县任县委书记,其间开发出了东坡酒,既是对东坡文化的传承,也是对邾县产业转型、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。

邾县是千年古县,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文化底蕴深厚,也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长眠之地。1102年闰六月二十日,在其弟苏辙的主持下,苏轼夫妇被安葬在钧台乡上瑞里村(今邾县茨芭镇苏坟寺村东南隅)。

苏东坡的一生,不仅有大量诗文传世,更与酒结下不解之缘。

据粗略统计,在苏东坡的诗文中,酒出现了九十多次。他的名篇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《赤壁赋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都是酒后所作。“使我有名全是酒,从他作病且忘忧”,可以看出他与酒的缘分之深、喜爱之诚。

苏东坡不仅善于咏酒,而且喜欢自己动手酿酒,在惠州酿密酒,在定州酿中山松醪,在惠州酿桂酒、真一酒。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,从实践到理论,他又总结出《密酒歌并叙》《东坡酒经》《记授真一酒法》,把酿酒过程和方法讲得非常详细,完全成了一位行家手里,且越到晚年越得心应手。

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

其名。”酒后之作传颂千古者并不少,但爱酒懂酒又酿酒之人首推苏东坡,正如林语堂评价他:“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,造酒试验家,酒仙”“提起苏东坡,中国人总会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”。

1991年8月7日下午,我主持召开邾县四大班子领导联席会议,传达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,联系实际,研究如何加快邾县经济发展。邾县是个传统农业县,种植的烟叶、饲养的红牛名扬全国,但由于历史原因,经济结构不合理,工业基础薄弱,财政收入来源单一,80%靠烟叶税收收入。按照“无农不稳、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”的发展思路,我提出邾县要走“强农重工、开发资源、加工增值、科技兴县”的发展路子,一手抓烟叶,一手抓工业。具体到工业,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新建一个酒厂。

时任县长周权生、组织部部长刘福文、副县长张东海都是从宝丰调过来的,他们积极联系宝丰酒厂总调酒师邢明月前来指导,县计委迅速批了立项报告,办理了相关手续。县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资金30万元(实际投资436万元),计划第一期年产白酒500吨,酒厂企业性质为轻工局下属集体企业,抽调原县印刷厂副厂长刘东甫负责筹建(也是首任厂长)。厂址原定在大李庄乡(现为广

阔天地乡)停办的县氨水厂,后经过考察论证认为不妥,又改在邾景路与洛界路交叉口西北角县自来水厂东隔壁,占地11.4亩,这里水质优良,适宜酿酒。1992年3月,酒厂破土动工,1992年10月建成投产,共有员工90人,一半是从土地庙农场及土地庙村青年中招收的,当时主要考虑该农场刚刚解决归属问题(原来归许昌市),待业青年较多的实际情况。在此期间,我曾多次到厂调研,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并给酒厂定名为东坡酒厂(曾经暂叫邾县酒厂),商标注册为东坡台,初期主要生产东坡特制粮液,有36°、38°、41°、48°、52°等清香型白酒,聘请邢明月为总工程师,聘请宝丰酒厂车间主任朱革新为车间主任,主抓生产,建有20个水泥发酵池和400个大缸进行曲糟发酵。

1995年秋,东坡酒厂将5瓶48°东坡特制粮液交给邢明月,他对产品进行编号、标注度数,不显示地址和厂名,寄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万国博览会。没想到,48°东坡特制粮液被评为国际金奖。由于质优价廉,包装也时尚,东坡特制粮液很快打开了销路,主要销往平顶山、许昌、洛阳等地的广大农村,赢得了不错的口碑。

我是个“苏粉”,从小就对三苏非常崇拜,学生时代就喜欢读他们的诗

文。在邾县工作期间,为进一步弘扬三苏文化,我们把改造后的邾县县城东大街命名为东坡大道,开发建设的商贸市场命名为东坡市场,邾县宾馆接待客人喝东坡酒、吃东坡肘子,还举办三苏文化节,召开三苏座谈会,游览三苏园,举办以三苏诗词为主要内容的书法大赛等活动,让更多的人感受三苏文化的力量。

如今30多年过去了,东坡酒厂早已改制为民营的东坡酒业集团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砥砺前行,开发出了酱香型、浓香型以及清香型的荞麦酒、保健酒等系列产品,经几次扩建,产量也大幅提高,酒的品质不断提升,让更多的人品味到这份来自邾县的美酒文化魅力。

岁月悠悠,时光荏苒。我调离邾县已30多年,想起那段美好的日子,我都会为当年的决策感到自豪。东坡酒不仅见证了邾县的发展变迁,也承载了我的青春与梦想,它是我与当时班子的同事们和邾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,也是我们对东坡文化的一种致敬。每当端起酒杯,品尝那醇厚柔顺、口感圆润、带着一丝浓郁香气的东坡酒,更加敬仰苏东坡豁达、超然、浪漫、豪迈、洒脱的品格,以及他那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脱胸襟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乐观旷达生活态度。

## 畅销与畅读

◇ 陈鲁民

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,诺贝尔文学奖是“死亡之吻”。他认为获诺奖之后的作家,大都止步不前,再也写不出好作品,并踟躇一些诺奖作品,就算是“畅销”却不能“畅读”。

畅,畅通,没有阻碍。畅销,即卖得很好、很快、很多。一本书能否畅销,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:一是书的质量确实好,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,因而实至名归,洛阳纸贵;二是因为作者和出版商精心包装,高明炒作,大做广告,强势推销,人为造成轰动效应;三是因为书籍获奖而名气大涨,许多读者慕名而来,掀起销售高潮。特别说明问题的是,有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在获奖前默默无闻,很少有人问津,销量自然也极其可怜。可一旦中了诺奖,立刻就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,书商连夜加印,第一时间推向市场,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则出于猎奇和崇拜心理,趋之若鹜,都要买一本先睹为快,至于读不读、能不能读下去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我自己就是这样,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后,我都会立即买一本回来,有的读起来很有味道,意蕴厚重,确属上乘之作,可以一口气读完,也就是所谓畅读;也有的读几页便味同嚼蜡,磕磕绊绊,行文艰涩,缺乏新意,实在是读不下去,那就只好将书束之高阁,不再理会。拜拜了您呢!

可见,畅销与畅读并不是一回事。畅销书不一定畅读,畅读书也不一定畅销。一本有价值的好书,至少要具备这两个特征:既畅销又畅读。畅读是畅销的前提,畅销是畅读的结果。如中国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活着》,美国的《人性的弱点》《飘》,英国的《哈利·波特》,日本的《IQ84》《伊豆的舞女》等,都是既畅销又畅读的佳作,拥有大量读者。

当然,如果再提高一点标准,畅销与畅读之外,最好还要能“畅传”,即能无障碍地流传下去,成为传世之作。具备了这三条,就是妥妥的名著,肯定会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成为人们的宝贵精神食粮。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首先是畅读,许多篇章都写得文采飞扬,生动形象,让人读起来废寝忘食,手不释卷;其次是畅销,《史记》问世两千多年了,一直卖得不错,不知再版了多少回,印刷了多少册,至今不衰;三是畅传,太史公想要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”,把著作藏在名山,传给志趣相投的人,可是他没想到后世居然有那么多与他志趣相投的人,于是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。

凡事都有例外,也有不能畅读的世界名著,如《尤利西斯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名气很大,名头很响,但读起来十分费劲,能坚持读完的人少之又少,这样的书之所以成名,自然有其道理,或许与独特写作流派有关。但依我管见,一本书如不能畅读、畅销,没有受众,畅传自然就是一句空话,被冷落、抛弃、打入另册,那也是早晚的事。

## 想念当年“小八路”

◇ 贾自超

初遇“小八路”是1948年初,八路军进驻我村,休整三天,后来据说是刘邓大军一支野战军从宝丰下来的。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帮着乡亲们挑水扫地,打开地主粮仓,给村民分粮,大家都觉得八路军真是大救星。

一部分八路军住在我家的空院子里,我奶奶帮忙做饭。有个“小八路”看我饿得溜着锅台转,就喊我:“小朋友,给你个馍吃。”还问我:“你父亲呢?”我说,在地里干活呢。随即,他用温暖的手拉着我出村,说:“村口有岗哨,这么晚了,你父亲怕是不敢回村了吧。”一边走,他一边安慰我,一路上讲了好多话,直到看到我父亲,便急忙热情地把我父亲接回家。接下来的那几天,他给我讲了许多打倒土豪劣绅、打倒反动派,让穷苦人当家做主、过上好日子的革命故事。

八路军称呼他为“小山东”,乡亲们称呼他为“小八路”。短短三天,我俩就熟识了。当时我十一岁,他比我大两岁,他喊我“小朋友”,有时候叫我“小弟弟”。有一天,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跟他说,我叫贾自超,也跟你们去参军吧,我也想当个“小八路”。他说,你还小,过几年长大后点再去找我,我等着你,我叫邵玉良。

此后,我连做梦都盼望着参军。1951年,我想报名参加抗美援朝,因年龄尚小,也没能去成。

转眼到了1955年,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度,我终于如愿地报了名,参加了第一批义务兵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,心中非常激动。到部队后,我刻苦学习、积极工作,多次立功受奖,还入了党、提了干。

再遇“小八路”是在1973年冬。

一天,一支部队拉练时路过我们兵站,我突然听到有人喊“邵政委”。听到“邵”字,我猛一激灵,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当年的“小八路”——“邵政委”莫非就是当年的邵玉良?

我试着喊了一声:“首长,您是1948年打漯河住我家院子的那个‘小八路’吗?”

他打量了我一阵,惊喜道:“哎呀,小老弟是你呀。时间虽久,记忆犹新,住你家的时候,准备攻打郟城,解放漯河,当时乡亲们不了解共产党、八路军的政策,处处躲着我们,很难开展工作。在我们开拔东进时,找个引路的都难,没人敢去。后来,还是你父亲带路,非常感谢你们一家人……”

随后,他又讲了很多革命故事,在枪林弹雨中经历了数不清的战役,全身上下多处受伤……当他问我“全

家都好吗?爷爷奶奶康健吗?”时,我早已是泪眼模糊,哽咽着说:“爷爷奶奶早已过世。”邵政委沉默了好一阵子。

后来,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参军经历:来到祖国边境线,不怕风雪严寒,昼夜站岗,巡逻执勤,还清剿过土匪,抓过特务,抢险救灾,一直在一线……

如今,祖国方方面面都在高质量发展,人民生活愈加幸福,我们的国防事业日益巩固。此时此刻,我想知道:邵政委,您在哪里?回想那日在兵站通宵交谈,分别后再无音信,真想跟您再坐坐,叙叙过去,聊聊现在,却不知您现在身在何方。

天涯海角都寻遍,常忆老相识,长歌怀采薇,回首当年“小八路”,我生之辈淘金辉。

## 我的健身教练是春天

◇ 王缘

是春天在招手,欢迎我加入晨跑的队伍。

戴上耳机,在运动软件上设置好30分钟的跑步时长,我就踌躇满志地开跑了。一开始,在信念的驱使下,我迈开腿,往前冲,享受春风拂面的感觉。可是,好景不长,狂奔一分种后,我就跑不动了。我大喘粗气,心脏怦怦猛跳,五脏六腑绞在一起,腿灌了铅,脚生了根,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脑中响起一道轻轻的询问:“要不还是算了吧?”

内心挣扎的时候,我放慢了脚步,周围的风景映入眼帘:健身步道蜿蜒伸向远方,草茸绿草一路铺陈,

直到看不见的终点;河畔的白鹭被人惊扰,展开雪白的双翼,轻盈飞远了。此时,恰好有一位老年跑者从我身边跑过,许是注意到我的痛苦状态,特意扭过头,送上了温和的笑容。草在新生,鸟在飞翔,人在奔跑,他们构成了一道“向前”的呼声,仿佛是春天在对我大声呼喊“加油”。

在春天的鼓励下,我的脚步未停,哪怕再慢,也在向前跑动着。熬过了痛苦的阶段,腿脚的疼痛消弭了,身体的不适淡去了,头脑越发清明起来。渐入佳境的我,开始边跑边欣赏清晨的春景:曦光洒落金线,将柳枝、春花、春草、鸟雀和撒欢的宠物

都笼罩在灿烂和温暖中。而跑进阳光里,好像也从其中汲取了能量,顺利完成了30分钟的晨跑。

休息一天后,我又开始了再一次的晨跑,同样在春天的鼓舞下跑完了30分钟的路程。之后,我保持着跑一休一节的节奏,算下来已经跑了近两个月。如今,我速度提升,各种不适感消失,身体线条渐渐有了轮廓,精神状态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朋友看见我的改变,问我是不是去了健身房,想打听那位健身教练的信息。我笑着告诉她,我的健身教练是春天。